

嘉
刘

建设文化丛书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灿烂辉煌，由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既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又是维系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

牧歌流韵

——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珍

粟特卷

张小元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嘉峪关市“一带一路”建设文化丛书


刘 炘 主编

牧歌流韵

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珍

粟特卷

张小元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牧歌流韵：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珍·粟特卷 /
张小元著. --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226-04773-6

I. ①牧… II. ①张… III. ①古代民族—民族文化—
研究—中国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1486号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宋学娟
装帧设计：月新 贺永胜

牧歌流韵——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珍·粟特卷

张小元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341千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100

ISBN 978-7-226-04773-6 定价：99.00元

嘉峪关市“一带一路”建设文化丛书

牧歌流韵
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珍
编委会

主 任 郑亚军

副 主 任 柳 鹏

委 员 梁洪涛 常守远

主 编 刘 炘

嘉峪关市“一带一路”建设文化丛书

学术指导：

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学术审定：

杨富学 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导

(审定《匈奴卷》《鲜卑卷》《突厥卷》《回鹘卷》《契丹女真卷》
《粟特卷》《党项卷》《蒙古卷》)

才让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审定《诸戎卷》《吐蕃卷》)

文学顾问：

张文轩 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兰州大学原中文系系主任、教授

(审阅《回鹘卷》《鲜卑卷》)

吴辰旭 甘肃日报特约评论员 甘肃杂文学会会长

(审阅《契丹女真卷》《吐蕃卷》)

姜洪源 甘肃省档案局《档案》杂志原主编

(审阅《党项卷》《粟特卷》《匈奴卷》《突厥卷》)



序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发达。中国各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现在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而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更多的民族。中国丰富的历史内涵、灿烂的文化由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熔铸而成。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多民族大家庭，才使得中国的历史更为丰富，更加生动。历史上各民族不断互相接近、互相往来、互相学习，书写了各展所长、共同进步的历史篇章，上演了一幕幕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的感人故事，描绘出中华民族恢宏发展的壮丽图景，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地域广阔，河山锦绣，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下降，许多大河自西向东滚滚东流，域内平原、盆地、草原、丘陵、沙漠、山地、高原，各种地貌皆有，正是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多样的气候条件，使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从事不同产业的民族。北方和西部游牧民族为了适应高寒、干旱的自然条件，采取集体游牧的畜牧业经营方式，这种方式产生了别具特色的游牧文明。

自古以来，北方和西部的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与中原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游牧民族需要农耕民族的粮食、茶叶以及绢帛等产品，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需要游牧民族的畜产品，双方在经济生活中互补性很强。农耕民族有自给自足的特点，而游牧民族则对农耕民族有较强的依赖。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有着天然的、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双方相互交往，相互吸收，相互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亲缘关系。当然两种民族间也有矛盾，也有战争，也有分裂，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史，但民族关系的主流仍然脉络清晰。著名历史学家翁独健教授曾指出：“中国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



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我完全赞成这一论断，他阐明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和本质。

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谱写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些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有的在地方建立了政权，有的甚至在中原建立了王朝，有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有突出的特点和重大贡献。经过历史风雨的涤荡，这些民族中有的发展了本民族的历史，延续至今，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的则由强转弱，与其他民族通婚，其血脉融入其他民族之内，逐步消亡。无论是继继绳绳、延绵至今的民族，还是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都对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由甘肃省嘉峪关市组织撰写的《牧歌流韵——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珍》，是包括诸戎、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吐蕃、粟特、契丹、女真、党项和蒙古等游牧民族的十卷本丛书，是嘉峪关市“一带一路”建设和甘肃“华夏文明传承保护区建设”的重点文化书籍。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西部十几省遗存的上述各民族500处（件）文化遗存，精选2000多幅图片，展示、阐述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意图诠释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古代各民族在长期交流、碰撞中融合而成的这一主题，希望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践行核心价值观、促进民族团结的目的。我认为他们的意愿良好，宗旨明确。作者希望这套丛书能使读者通过书中介绍的真实的文物、文献，认识西部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展示出浓郁的草原生态特色；了解游牧民族气度豪爽、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民族品格；体味到这些民族的勤劳勇敢、聪颖智慧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看到各民族之间趋同整合，形成一体多元的政治格局，为今后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乃是中国各民族长久以来共同创造、发展的共有的精神家园，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牧歌流韵》的编纂，就是想通过这套丛书在培育、建设这一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多居中国北方和西部，自古就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有

着频繁的交往，文化交流活动和贸易往来始终存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相互影响中得到发展，最终共同奠定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基石。《牧歌流韵》中选取的大量珍贵的文物照片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伟大历史发展进程的诸多精彩片断。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广大人民的文化需求日益增大。其中就包括了解历史文化的强烈需求。而民族文化因其神秘、瑰丽、别具特色而最具有吸引力。让大众了解民族文化，认知民族历史，增进民族友谊，是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之一。如何将深奥的学术“小众”文化，转化为易于被更多的人接受的大众文化，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牧歌流韵》意在使文物、古籍自身“说话”，让他们“活起来”，以通俗的表达方式和大众喜闻乐见的方法，在历史知识和大众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衷心地希望《牧歌流韵》能使读者喜闻乐见，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新的贡献。

史金波

2014年12月27日于北京寓所



引言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一座汉代烽燧里发现了一组粟特文古信札。从此，粟特这个曾经活跃在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在沉寂了1000多年后终于透过历史的云霞，重新进入人们的眼帘。

在中国古代的史籍中，粟特人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兴胡”或“杂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曾经建立起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米、何、穆、毕、史等国。据说，粟特人的先祖康王居住在祁连山的北昭武城，为匈奴所败后，带族人向西越过葱岭来到两河流域，后来子孙繁衍，分为九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总称“昭武九姓”。

自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更加畅通。粟特人凭借经商的天赋组成商团，伴着悠远的驼铃，跋山涉水，穿越大漠，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经营贸易，甚至操控着国际贸易活动，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更输送着两地之间不同的文明，是丝绸之路上一抹最亮丽的风景。

粟特人既有语言天赋更具经商才能，这些习性根植于商业活动和家庭伦理中。粟特人自诞生起，“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宝若黏云”；少年启蒙，“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及至成年，“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这三个阶段的人生洗礼，构成了粟特商业文明的源头。于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粟特人东沿天山南路或北路通往中国，南抵阿富汗、印度，西接波斯，西北直通欧洲腹地。发达的商业促成了粟特各城市的富有和繁华，催生了贵族和骑士阶层，也一度成为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和谐共存的地方。

粟特文古信札证实，在西晋末年，这些深眸隆鼻的粟特商人已在楼兰、敦煌等



地落脚，且以姑臧（今甘肃武威）为大本营商业网络直通洛阳。山西虞弘墓、西安安伽墓、康业墓、史君墓，宁夏固原史氏家族墓的发现更加证实在中古时代粟特人不但以家长制、小商队形式从事边关贸易，还以商主制、大商队形式从事朝贡贸易。中原王朝为了便于管理粟特人特别设立了萨保府，并给这些粟特聚落的头人授予“萨保”的头衔。到了唐代，大量粟特人东迁入华，粟特聚落、袄祠遍布华夏，中西贸易更是盛况空前。粟特人不但是经商的高手，同时也是能工巧匠，他们喜宴饮歌舞，钟情骑马射猎，影响着当时中国的历史。像安诺槃陀、摩尼亚赫、史蜀胡悉等这样的富商大贾及政治精英还影响着突厥帝国的政局，而像安禄山等粟特人则撼动了大唐的锦绣江山。那个时代袄教、摩尼教、景教由粟特人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浓郁的粟特文化如胡服、胡食、胡乐、胡舞等风靡大江南北，不但河西地区“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京师长安“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而且洛阳“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敦煌的康氏、建康的史氏、凉州的安氏等粟特豪族不但是大商巨贾，而且厕身朝廷，更有曹氏、米氏等粟特人在音乐、绘画、舞蹈、杂技等领域引领风骚。他们借袄祠传播西域文化，更在云冈石窟、莫高窟以及他们的墓葬中留下了独特的粟特文化。安史之乱爆发，祸起粟特人。从此中原地区粟特人风华不再，但他们却挟摩尼教力助回鹘雄居漠北，成为回鹘汗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方面的重要推手，绚丽达一个多世纪，又在敦煌归义军时期再度辉煌。

粟特人在中国大地上活跃了几个世纪并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留下浓墨重彩，10世纪后却渐行渐远，黯然淡出，连同他们的文字一同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能描绘清楚这个过程。多少年来，粟特人只是史书里的断简残片，是历史天空下一道模糊的风景。直到20世纪初，随着更多文书、墓葬、壁画的发现终于唤起了人们对粟特人亲切的记忆。昔日对突厥、回鹘文字创制有直接影响并对蒙古文、满文、锡伯文有间接影响，对中古中国文明、世界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粟特人，他们的面貌也因这一系列的相关发现而变得更加清晰、多彩和壮观了。

目 录

- 粟特文古信札 /001——烽燧里的秘密 /002
白釉胡人头像 /008——那一抹微笑 /009
贵族宴饮图 /014——遥远的故乡 /015
石染典过所文书 /020——胡商的通关文牒 /021
《沙州都督府图经》/026——“兴胡泊”的记忆 /027
火坛与祭司鸟神 /033——星空下神秘的火坛 /034
三彩胡人牵驼图 /039——胡人牵驼入河西 /040
大凉刘和墓碑 /046——大凉悲歌 /047
北方天王塑像 /052——安氏家族的功德窟 /053
橐鼓图 /057——胡风拂高台 /058
敦煌胡人牵驼模印砖 /063——模印砖上的风景 /064
湟中胡人牵驼画像砖 /069——河湟胡韵 /070
粟特文买婢契 /075——胡奴的悲伤 /076
金覆面具(1组11件) /081——神秘的面容 /082
宝石印章 /087——特殊的护身符 /088
史射勿墓武士壁画 /093——武士的荣耀 /094
鎏金银壶 /100——银壶上的神话传说 /101
女供养人史崇姬等 /107——最早的粟特人题记 /108
史君墓碑铭 /113——凉州萨保的爱情故事 /114
史君墓石椁浮雕 /119——祆教徒的天国之路 /120
石堂石刻画屏 /126——粟特贵族的别样人生 /127
康业墓罗马金币 /132——魂兮往矣 /133
安伽墓围屏石榻 /138——一个萨保的归宿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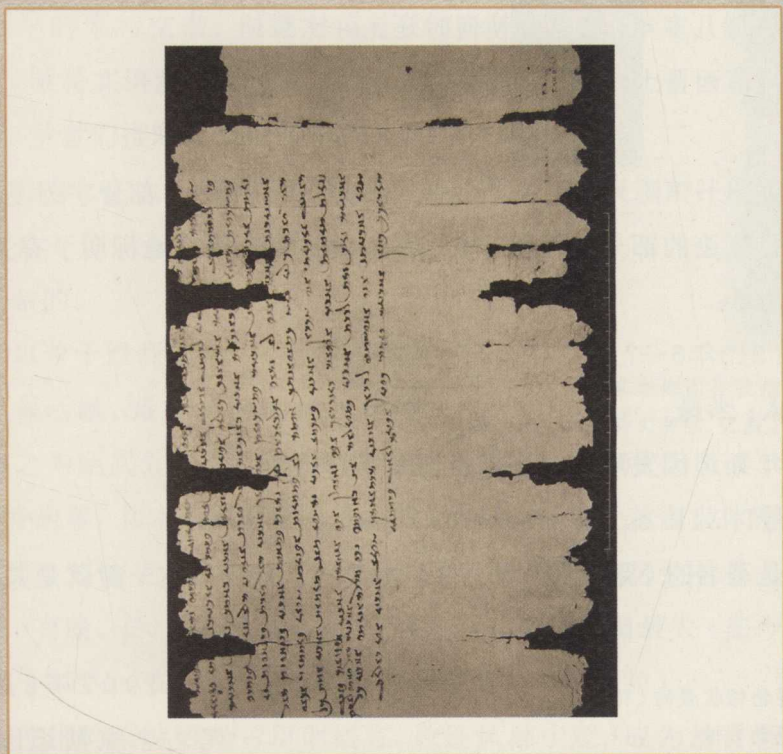
- 礼泉蓝彩女立俑 /145——陪葬昭陵 /146
- 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 /151——“舞马”传奇 /152
- 步行仪仗图 /157——铁血护驾 /158
-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163——胡韵悠悠入银杯 /164
- 安延碑铭 /170——“白马活胡儿”的传说 /171
- 曹禄山诉李绍谨造辩辞事 /176——粟特人的民事官司 /177
- 黑釉三彩马 /182——帝国的荣耀 /183
- 洛阳三彩天王俑 /188——安菩将军的光辉岁月 /189
- 三彩文吏俑 /193——安金藏的传奇人生 /194
- 景教瘞穴 /199——岩壁上的十字莲花 /200
- 南市香行社社人造像记 /205——佛心照龙门 /206
- 东罗马金币 /211——兴胡之旅 /212
- 康波蜜提墓表 /217——墓砖云章里的喧嚣 /218
- 骑驼狩猎图 /223——浮雕上的粟特勇士 /224
- 大昭寺里的鎏金银壶 /229——仙乐似酒胡人醉 /230
- 小洪纳海粟特碑铭 /235——帝国背后的推手 /236
- 风树之斗 /241——望乡的忧伤 /242
- 盐池墓石门上的胡旋舞 /247——灵与肉的激情绽放 /248
- 鎏金铜胡腾舞俑 /253——醉人的胡腾舞 /254
- 三彩陶骆驼载乐舞俑 /259——梨园百戏尽胡风 /260
- 粟特银碗 /266——心会跟爱一起走 /267
- 联珠纹“胡王”锦 /272——丝路长歌 /273
- 三彩载乐伎骆驼俑 /278——盛世欢乐 /279
- 得壹元宝 /284——大唐之殇 /285
- 粟特文摩尼教书信 /290——光明乐园的呼唤 /291
- 九姓回鹘可汗碑 /296——回鹘汗国的恩师 /297
- 于阗国皇后供养像 /302——“大王窟”的秘密 /303

参考文献 /311

后记 /313

丛书参编人员名录 /319

粟特文古信札



一个偶然的发现，揭开了烽燧里的秘密。从此，粟特人复活了！抖落千年的尘埃，他们的面容又清晰地展现在历史的天空，吊诡、悲催又幸运

遗珍名称：粟特文古信札

发现地点：敦煌

遗珍年代：312—313

现存地点：大英图书馆



烽燧里的秘密

湮没烽燧几多年，汉家驿使何时还。

一朝抖落西晋土，方晓家书寄胡天。

在大英图书馆陈列着一封古信札，以墨书写于纸上，部分字迹漫漶，信札中间有折叠痕迹的部分已残损。信札旁的说明牌上清楚地标明了有关这封信札的相关信息：

时间：313年6—7月

书写人：米薇

1907年斯坦因发现于敦煌以西长城烽燧遗址中。

发现号T. XII. a. ii. 1

这就是著名的《粟特文古信札》，共有8件，展出的这一封就是其中的第1封信。

▼中国邮政博物馆收藏的《驿使图》，夕阳西下，邮使急驰，传递着一封封紧急的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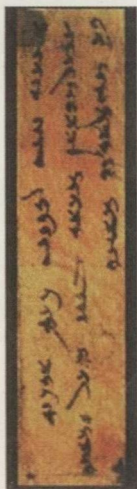
1907年5月，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二次率领考古探险队来到敦煌。他们沿古长城遗址细细搜寻，在距敦煌市以西90公里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的一个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几乎腐烂了的邮包，里面装有8封信函，均有不同程度损坏。其中

的第1封信被发现时是折叠着并用带子捆绑着。信件的外部有两栏，中间被一条波浪线隔开，两栏中分别写着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第2封信包裹的比较结实，用棕色丝绸缠裹，外包装麻织物，故保存较好，上有墨书字迹。这些文献被确认为是幸存的最早的粟特文书。根据对信札的纸质鉴定、粟特文语源考证以及对信札内容的分析，学者们推断这组信札年代为公元312—313年。在大英图书馆陈列的第1封信件就是一位叫米薇的粟特妇人从敦煌写给母亲的。

粟特以善于经商著称，一度是古代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史籍一般称之为昭武九姓，又称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其本土在中亚的泽拉善夫河流域，居住范围大体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粟特地区分布着大小不同的城邦诸国，有康、安、米、曹、史、何、石等国，其中以康国最大（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安国次之（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

他们使用的粟特语是古伊朗语言，曾经风靡中亚，成为最古老的国际通商语言，此后还影响了突厥文、回鹘文的创制，而后的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的形成又与回鹘息息相关。粟特文曾广传中国，而在本土未能持续流行，及至9世纪，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入侵，粟特文化濒临灭亡，11世纪成为无人能晓的“死文字”。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粟特文文献的发现，学者们通过解读而“复活”了这种文字，但迄今为止，全世界能通晓者寥寥无几。

这些信件是旅居中国西北的粟特人撰写的，意欲寄往粟特本土或楼兰等地，只是由于未知的原因而遗落敦煌烽燧。这组信札是我们借以了解在中国的粟特人早期活动的唯一重要的信息来源。其中2号信是由名叫那你槃陀的粟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汉代烽燧发现的古粟特文书信，记载了粟特商人在中国早期活动的情况





班超曾叹“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玉门关也是一个古代的重要驿站，粟特书信就是重要证物

特商人从姑臧（今甘肃武威）寄往撒马尔罕的，残缺的亚麻布封皮上有“撒马尔罕”的字迹。这封信是研究4世纪粟特商业史和相关历史的重要文献。信中那孛陀向在撒马尔罕的总头领拔槎迦汇报了日益恶化的中原政局。信中描述的重大事件——洛阳严重的饥荒、中原皇帝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逃跑以及洛阳和邙城遭到洗劫。这些事件在汉文史料里都有明确记载。4世纪初，正是“五胡乱华”之时。311年，“永嘉之乱”爆发，匈奴人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杀太子、宗室、官员及士兵三万多人，并大肆发掘陵墓、焚毁宫殿。信中所言与史料相符。这封信还帮我们了解4世纪初粟特人商队的社会特征和组织结构，从中可以看出来，当时存在着由专业商人组成的规模达数百人的商队。粟特商业网络发达，分三个等级，即撒马尔罕的总代理、中原的代理商和中原的地区代理商。粟特商人在撒马尔罕与中原河西至洛阳的丝绸之路沿线重镇都设有商品转运站，并以此为中心形成粟特人聚落。商队通过这些聚落了解市场行情，建立商业信誉，推销或转运来自东西方不同的商品。

从这封信我们还感受到粟特商人的焦虑、不安和担心。

1号信件和3号信件是由粟特妇女米薇写于敦煌分别寄给她的母亲和丈夫的。这两封信为我们了解粟特人的家庭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根据这两封信我们可以重组这样一幅情景：米薇和她的女儿莎恩，被丈夫那奈德遗弃在敦煌三年了，她去找家族的商业伙伴法克汉德，求他帮助自己与丈夫团聚，却被拒绝，她呼天不应，求地无门，于是去找地方长官，他们又把她推给了她的亲戚……于是在第3封写给丈夫的信中我们读到了米薇的愤怒：“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没有听从我母亲的忠告和兄弟们的意见。一定是在遵从你命令的那天就惹恼了诸神！我宁愿嫁给猪狗，也不愿做你的妻子！”随后米薇在第1封给母亲的信中凄惨地哭诉：“我生活得很惨，没有衣服，没有钱；我借钱，但没人肯借我，所以我只能依靠寺庙僧侣的施舍……”

这完全是传奇爱情小说里的情形：商人重利轻别离！丈夫负心，妻子哀怨。这一切竟真实地发生在4世纪初的粟特人中。从这两封信中我们得知，在那个时候，粟特商人是带家眷来中国的，在敦煌有粟特人的聚落，聚落由政府管辖，政府官员也有外国人担任的，城里有寺庙、有僧侣……

